

名家经典

Celebrity
Classics



外国文学经典

Foreign Literature Classics



茵梦湖

施笃姆小说集

[德] 施笃姆 著 杨武能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茵梦湖

[德] 施笃姆 著
杨武能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茵梦湖:施笃姆小说集 / (德)施笃姆(Storm, T.)
著;杨武能译.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4.4
(外国文学经典/柳鸣九主编.名家经典)
ISBN 978-7-80765-942-6

I.①茵… II.①施…②杨… III.①中篇小说-
小说集-德国-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近代
IV.①I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638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21 000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外国文学经典”丛书总序

壬辰年开春后不久，寒舍来了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两位来访者。近几年来，陋室门口一直张贴着“年老多病，谢绝来访”的奉告，但以热诚与执着而敲开了家门的来访者，亦偶尔有之，这次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两位就是一例。这是因为他们几年前出版过我的《浪漫弹指间》一书，说实话，该书的装帧与印制都很好，精良而雅致，陈列在北京各大书店的架子上，相当令人瞩目，比起名列前茅的出版社的制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来访者中正有一位是我那本书的责编，虽说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从未通过话，总也算是故交老友吧，我岂能做“负义”之事？何况，他们两位特别郑重其事，还持有一位与我曾经有过愉快合作的长者屠岸先生的介绍信，我岂能不热情待客？

他们的来意很明确：河南文艺出版社过去不搞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现今决心从头开始、白手起家，而且，不是零敲碎打

地搞,而要搞成一定的规模,一定的批量;不是随随便便草率地搞,而是要搞得郑重其事,搞出一定的品位。经过社内各方面各部门协同地反复考量与深入论证,决定推出一套“外国文学经典”丛书。为此,他们特来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寻求我的帮助与支持。当然,他们还做了其他方面的准备,如聘请美术高手设计装帧与版式……

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出版这套书最初的缘由。

全国的粮食大省,中华大地上的主要谷仓,现在要推出新的文化产品、精神食粮了,这是很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我认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精神品位追求与人文热情,是他们进行开拓领地的勇气与坚挺自我价值观的执着精神。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从《荷马史诗》至今,已经经历许多世纪的历史,积累下来无数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与典籍。这些作品,是各个时代社会生活形象生动、色彩绚烂的图画,是各种生存条件下普通人发自灵魂深处的心声,是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人类群体的诉求与呼唤,这些作品承载着人类的美好愿望与社会理想,蕴含着丰富深邃的人文感情与人道关怀,所有这些,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发展一天,就具有无可辩驳的永恒价值。何况,这些典籍还凝聚着文学语言描绘的精湛技艺,可以给人提供无可比拟的高雅艺术享受。不言而喻,作为在文化修养上理应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人,饱读世界文学名著,是人生不可

或缺的一课。

可以说,外国文学的出版,是一项具有全民意义的社会文化积累工程,是导向理想主义的思想启蒙工程,是造就艺术品位、培养艺术趣味的教化工程,是提供精神愉悦与阅读快感的服务工程,这就是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读物一直受到广大公众热烈欢迎的原因,是外国文学出版一直得到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并在整个出版事业中占有较高位置与较大份额的原因。外国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一项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业,致力于出版外国文学作品而闻名的几家大出版社往往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与文化推崇,在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不仅给这些出版社带来了很高的文化声誉,而且还伴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河南文艺出版社这次进行新的开拓,必将给河南的出版事业带来新意,如果运作得好,也会带来文化与经济的双效益。

应该看到,2012年毕竟不是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社会条件与文化环境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外国文学的出版在这些新变化面前必然遇到新的挑战与困难。举例说,当前一片书店倒闭声就是人们所未曾料想到的,书店是出版物面世的展台,更是销售流通的平台,书店纷纷倒闭,对出版业绝不至于是利好的消息。当然,传统的书店萎缩了,网上书籍销售的业务却火了起来。真正对外国文学出版形成冲击的是:物质主义

文化的盛行与人文主义文化的滑坡。在社会的物质现实急速发展的某个阶段,物质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失衡,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在这样的阶段,现代人都很忙碌,可自主支配的时间有限,即使是要阅读求知,急于去读的书也多着呢!炒股的书、烹调的书、化妆美容的书、为出国要学的外文书,一时可顾不上世界文学名著,且不说还要为视听文化奉献出大量的时间呢。也正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紧张忙碌,浮躁心理容易趋向粗俗低级的消遣休闲方式,媚俗文化、恶搞文化、搞笑文化、无厘头文化、“看图识字”文化等大行于道,颇有将经典高雅文化艺术趣味挤压在道旁之势。对于外国文学出版而言,以上这些社会因素都导致外国文学读者的锐减,导致社会人群对经典文学读物兴趣的淡化,具体来说,就是外国文学图书市场的萎缩,这对于外国文学出版事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在外国文学出版不甚兴旺、不甚景气的条件下,河南文艺出版社投身于这一个部类文化的出版,其热情是令人感动的,其勇气是令人钦佩的,既突显出了河南文艺出版社开拓进取的锐气,也突显出其坚挺经典文化价值观的执着精神。正是感于这种精神,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他们对我的委托;也正是感于这种精神,我在译界的好些朋友闻讯后都纷纷献出了自己的高水平译品,而不计较稿费的高低与合同年限的长短。

虽然外国文学目前面临着一定的困窘,但远非已陷入背水

一战的绝境,而仍然有希望在前方。首先是因为经典名著都如奇珍的瑰宝,其价值永世不会磨灭。事实上,它们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时间考验,甚至经历过黑暗的、强暴的摧残而顽强地流传下来,绵延不断如一道神泉之水,一直洗涤着、滋润着人类的精神与心灵,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永远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足以使愚顽者开窍,使梦睡者苏醒,使沉沦者奋起,使浅薄者深化,使低迷者升华。对世人而言,修建了蓄水池,蓄了这神泉之水,永远会有灌溉心灵的无穷妙用,何况,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我们的文化也必然经过一个由粗到精、由低级到高级、由平凡到经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些文学艺术经典永远有着参照、借鉴、学习、鉴赏、传承的价值。拥有聚宝盆的人,建有神泉之水水库的人,其富足、其主动,是那些不拥有者、未建有者所远远不能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南文艺出版社在此刻决定开拓出版领域,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未尝不是有先见之明。

困顿犹在,愿景在前,现在要做的就是踏实努力,奋发前行,坚持不懈!

柳鸣九

步入七十九岁之际

译本序：施笃姆的诗意小说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德国 19 世纪的小说家特奥多尔·施笃姆，按照文学史的传统观点，在前不如克莱斯特、凯勒“杰出”，在后不如冯塔纳、托马斯·曼“伟大”；可是施笃姆实际受欢迎的程度，却超过了他们所有的人。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特别明显，施笃姆无疑是自“五四”以来最受喜爱、最富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而克莱斯特等的作品在长时间内却鲜为人知。

施笃姆尽管很受欢迎，但我们对他也只是翻译得多，谈不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施笃姆究竟是怎样一位作家？他的创作有哪些特点？他的作品何以在我国特别为人喜爱？本文意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德国的诗意现实主义与施笃姆的诗意小说

1840 年至 1890 年，是德语文学史上所谓的诗意现实主义 (Poetischer Realismus) 时期。这个时期的许多德语作家，包括施笃姆在内，在前既不同于着意描写人生的“夜的方面”的浪漫派，也不同于以“倾向

文学”自行标榜的青年德意志派,在后同样有别于对社会生活进行琐碎而机械的摹写的自然主义者。他们面向人生和现实,但由于受着德国社会发展迟缓和资产阶级政治上软弱乏力的局限,其中的多数人都只能客观反映自己所接触到的那一小部分现实,有意无意地回避重大社会政治题材,力图从平凡的事物中寻找、发掘所谓的诗意,而缺少长远的眼光和远大的抱负。按照当时一些理论家的主张,即使在极其贫乏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因素或瞬息(einzelne Momente von poetischem Interesse),作家就应将注意力限制和集中于这些因素和瞬息上,从而再现平庸的社会现象中某个诗意的方面(eine poetische Seite)。

诗意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这些主张,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多数回避了时代和社会的重大斗争,与生活的接触面相对狭窄,但在局部却并不缺乏反映现实的深度,而且在写作艺术方面刻意求工,因此富有巨大的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大多擅长写抒情诗和中短篇小说(Novelle),而以后者的成就更为突出,更受世人重视,在德语中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峰。作为当时兴起于整个欧洲的现实主义潮流中的一条支脉,德国诗意现实主义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特长和成就,产生了像凯勒、施笃姆、迈耶尔等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

特奥多尔·施笃姆(Theodor Storm, 1817—1888)出身律师家庭,故乡胡苏姆是如小说《燕语》所描写的那样一座濒临北海的“灰色小城”。他早年在柏林等地学习法律,毕业后回故乡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同时热心致力搜集整理家乡的童话、传说、格言和民歌。1853年,不甘忍受丹麦占领者压迫的他到普鲁士,并从此过了十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1864年丹麦人被赶走^①，施笃姆回到故乡当了地方行政长官，三年后改任初级法院法官。由于不满俾斯麦的“强盗政策”和“无耻的容克统治”，于1880年提前退休，潜心从事写作，直至逝世。

施笃姆作为诗意现实主义的一位杰出代表，这一流派的优点、特长以及弱点都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创作里。他以写抒情诗开始其创作，1853年出版了《诗集》。他的诗歌大多描写宁静和谐的家庭生活，歌颂故乡美好的大自然，格调清新、优美而富于民歌风。他在创作中深受歌德、海涅、艾兴多夫和莫里克的影响，自认为是继承了德语诗歌优良传统的“最后一位抒情诗人”。在他逝世十年后，冯塔纳也曾说过：“作为抒情诗人，他至少也属于歌德之后产生的三四个佼佼者之列。”^②

可是，尽管如此，施笃姆一生的主要建树，仍在中、短篇小说方面。从1847年至1888年的四十余年间，他创作的小说共五十篇，论数量不算很大，但其中却不乏名篇佳作。今天，施笃姆之所以依旧享有世界声誉，主要也归功于他的《茵梦湖》《燕语》《木偶戏子波勒》《双影人》和《白马骑者》等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

写到此，我们自然会提出问题：施笃姆的小说具体有哪些特点？它们之所以成为佳作，长期以来受到各国读者喜爱，所凭借的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前文所述作家的境遇变迁和思想发展，我们一般将他的小说创作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但是，在这三个时期之间，一些贯穿始终的共同特点却非常明显。

① 1848，丹麦国王弗里德利希七世宣布吞并施笃姆故乡胡苏姆所在的施勒斯威格-霍尔斯坦地区，引发了丹麦与德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战事于1850年以丹麦获胜结束。1863年丹麦通过宪法正式将施勒斯威格-霍尔斯坦并入自己版图，引发第二次与德国的战争，结果战败。

② 参见 Hartmut Vincon: *Storm*, rowohlt Verlag 1980, S.174.

先说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多数诗意现实主义的作家一样,施笃姆在创作中也有意无意地回避时代和社会的重大斗争,而致力从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中去寻找所谓诗意。他的小说写的大多是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主人公也不外乎市民、大学生、手工匠人、农民以及城乡中小资产者这样一些普通人。

显然是自觉不自觉地受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教条以及“题材决定论”的影响,我们过去评价施笃姆,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将他的作品“多半局限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的范围内,没有接触到当时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判定为作家的缺点,并以此为依据,草率匆忙地得出施笃姆不够深刻、不够经典的结论。中外文学史的无数事例证明,这样做是不正确的:须知作品是否深刻、经典,并不取决于作家写什么,而取决于他怎样写。

在对施笃姆的主要作品及其流传情况作比较认真的研究之后,笔者认为,他之所以多写恋爱、婚姻、家庭生活这类题材,也许倒恰恰是他获得众多读者喜爱的原因。这类题材固然平凡,为读者所司空见惯,因此不易写好;但是只要写好了,就能打动各个时代和不同民族的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因为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毋庸讳言具有超时代、越国界的普遍意义,易于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而整体看来,施笃姆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在所反映社会人生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度。笔者这样讲有以下两点理由:

一、施笃姆以恋爱、婚姻和家庭题材写出了社会变迁,反映了时代风貌。这在那些社会生活背景较为广阔的代表作如《茵梦湖》《在大学里》《木偶戏子波勒》《基尔希父子》《双影人》和《白马骑士》中,是十分清楚的。它们要么反映了封建宗法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人与人关系的转变,要么写出了新旧思想的斗争。也正因此,这类作品过去

比较受我们重视。

二、即使在一些看似仅仅写个人生活、家庭关系的作品中,施笃姆也对伦理、道德、人性以及人生意义和家庭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赋予了作品以较为丰富的内涵。这类作品如《迟开的玫瑰》《燕语》《三色紫罗兰》《默不作声的音乐家》和《忏悔》等,同样也有深刻的意义。

除去上述两类小说,施笃姆的的确确也写过一些仅仅只能算生活场景速写的小短篇。但整体而言,他的创作实在是很好地反映了 19 世纪后半期德国社会特别是某些偏远地区的社会风貌,他的一篇篇杰作,不啻德国宗法制社会在资本主义冲击下解体时一幅幅生动而精彩的风情画。过去,我们常常嫌它们情调低沉、灰暗,但这是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所必然造成的,正好反映了 1848 年革命失败后的社会现实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我们没有理由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生活在 19 世纪的德国作家。

不过,在肯定其思想意义的时候,也要特别强调,施笃姆的中、短篇小说之所以广为流传,受到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万千读者的喜爱,以至于今天还受到我们的重视,主要原因却不在于思想内涵,而在于它们突出的艺术成就,在于它们鲜明独特和优美动人的艺术风格。

以风格而论,我们大致可以以 1870 年为界,将施笃姆的小说创作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以《茵梦湖》为代表,重在意境的创造、气氛的渲染和缠绵悱恻的情感的抒写,而往往缺少连贯鲜明的情节、严整紧密的结构和激烈紧张的矛盾冲突。例如《茵梦湖》,只是借助主人公一些并无直接关联的回忆片段,把他不幸的恋爱经历大致告诉我们,大异于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倒与快节奏的现代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有几分近似,然而情感的抒发却既含蓄又浓烈。早期其他作品如《一片绿

叶》和《迟开的玫瑰》等,同样也说不上有多少情节,而只是一篇篇意境深远、情感深沉的抒情散文,一首首耐人寻味、感人肺腑的抒情诗。后期作品则以《双影人》《白马骑者》为代表,重在人物个性的刻画,结构谨严而富于戏剧性,故事情节曲折有致,细节描写委婉动人。

但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施笃姆的成功之作几乎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始终像笼上一层作者故乡北海之滨常有的轻雾似的,弥漫着一种凄清柔美的诗意。不同的只是,前者更多地像抒情诗,后者更多地像叙事诗罢了。例如,晚期的《双影人》(1886)以富有深情的笔触,叙述了一个失业者不幸的一生,让小说里那位林务官听了也禁不住发出感叹:“真正是一首诗啊。”而施笃姆临死前完成的最后一篇小说《白马骑者》,于整个德语近代文学也称得上是杰作、名篇。它虽不像《茵梦湖》和《燕语》写得缠绵悱恻,而是更注重情节的铺排、气氛的烘托以及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内心的揭示,从整体上看更富有故事性乃至戏剧性,但同时却不乏诗意,因此仍可以视为一部成功的叙事长诗。

施笃姆小说极富诗意这个特点可谓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俄国大小说家屠格涅夫在读完《她来自大洋彼岸》(1865)之后写信给作者说:“您的小说真是细腻优美到了极点,围绕着燕妮这个人物,弥漫着一种十分特殊的诗一般的馥郁之气,写见到维纳斯石像那个夜晚的片段,可算一件小小的杰作。”与施笃姆同期而稍后的德国小说家海泽,给了他的整个创作这样的评论:“为了简单明白地指出特奥多尔·施笃姆小说的特点,我不知道还有比称它们是一位抒情诗人写的小说更好的说法。”^①

^① 同前注。

施笃姆怎么能够将小说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呢？

除了他本身是一位抒情诗人，有着诗人的禀赋，因而笔端常常流露出充沛、热烈的诗情外，笔者以为还有以下四个原因：

首先，施笃姆常常写的都是亲身经历，即他自己所能接触到的那一部分现实。例如，《茵梦湖》中的伊丽莎白和《她来自大洋彼岸》中的燕妮，都是他年轻时所热恋过的一个叫贝尔塔的姑娘的化身；而《默不作声的音乐家》，拿施笃姆自己的话来讲，更“产生于我自己心灵的最神圣的深处，这默默无声的乐师便是我疼爱的儿子……”

其次，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在北海之滨，那在不少小说（如《燕语》《双影人》）中都洋溢着恋乡之情，正是热爱故土并曾长期流落他乡的施笃姆本人心境的写照。感情是诗歌的生命，施笃姆的成功之作无不写得情深意切，诗意也便油然而生。

同样重要的是施笃姆努力实践了在平凡的现实中寻找、发掘诗意的主张，并坚信作家只要有足够的功力，用中、短篇小说这种形式同样能创造出“最高的诗意”（das Höchste der Poesie）。因此，他一生致力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而谢绝朋友的劝诱写任何长篇。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的常常是善良的人，平凡而普通的人；写的常常是他们的美好情感，诸如爱情、友谊以及对故乡家园的思念和热爱等。可也正由于平凡、普通，我们读来便感到熟悉、亲切；正由于善良、美好，我们不知不觉便会产生共鸣，受到感染。加之施笃姆确实功力深厚，我们每读完他的一篇杰作，心中自然都会涌起那种读完一首好诗后的微醺乃至陶醉的感觉和审美体验。

最后，还不可忽视的是，施笃姆在艺术上造诣高深，而且精益求精。他语言朴素优美，写景状物生动自然，尤善于以景物烘托气氛，创造意境，情景交融，以景寄情。他对夜晚、大海、森林的描写最为出色。他惯

于用花木禽鸟作思想感情的象征,如《茵梦湖》用白色的睡莲象征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双影人》用不惧寒霜的忍冬花象征忠贞不渝的爱情,而《燕语》中那一声声燕子的啁啾,更把主人公苦苦思恋故乡亲人的情怀,渲染得淋漓尽致。

还有施笃姆经常采用回忆倒叙的写法,让主人公面对读者,直抒胸臆。他并且惯于也善于在故事中嵌进富有北德地方色彩的民歌、民谣以及情感炽烈的诗句,如《茵梦湖》中的“依着妈妈的心愿/我另选了位夫婿/从前心爱的一切/如今得统统忘记/我真不愿意”,以及《燕语》结尾处的“当我归来的时候/当我归来的时候/一切皆已成空……”^①等。这些都不独对小说的主题思想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还增添了诗的气氛。

上述种种,便使得施笃姆的成功之作充满了诗情画意,诗意盎然。总之,施笃姆不愧为德语文学中独有的所谓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他的作品的确可以称之为诗意小说。在德语中、短篇小说乃至世界中、短篇小说之林中,施笃姆的作品不但耐看、好看,且自有其鲜明的个性和特色;正因为耐看、好看又富有特色,它们便得以长期流传,而且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施笃姆在中国

在我国,施笃姆长期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其热烈的程度甚至使某些德国朋友大为惊讶。施笃姆在中国的接受问题,自然就引起中

^① 施笃姆小说的译文均引自译林出版社1997年版杨武能译《茵梦湖》。

德两国不少学者的注意；而弄清楚这个问题，又最好是从他的代表作《茵梦湖》谈起。

《茵梦湖》译本知多少

《茵梦湖》的译本数目，过去一般都估计为六七个。其实，包括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内，我所知道的译本总数已达二十二种^①，而且很可能还有遗漏。在我国老小皆知、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译本的数量也不过如此。说来凑巧，它的第一个译本与《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样，都出自郭沫若之手。不同的是它系合译，但问世的时间却比《少年维特的烦恼》早一年，即在1921年6月1日由上海泰东局初版，可以认为是大翻译家郭沫若一生译事活动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译本前还附有郁达夫的序。这个本子随后由不同出版社一版再版，单“泰东”一家，至1931年11月就印了十四版之多，足见多么受欢迎。关于翻译此书的情况，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学生时代》作了生动的回忆。

继郭译之后，紧接着又出了唐性天（1922）、朱锺（1927）、张友松（1930）、孙锡鸿（1932）、王翔（1933）、施瑛（1936）、梁遇春（1940）以及巴金（1943）等的重译本，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巴金的译本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迟开的蔷薇》一书中，1943年9月出版。他在为此书作的后记中写道：

十年前学习德文时，曾背诵过施笃姆^②（Theodor Storm，1817—1888）的《迟开的蔷薇》，后来又读了他的《蜂湖》。《蜂湖》的中译

① 详见 Wolfgang Bauer 等编著的索引 *German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Franz Steiner Verlag 出版。

② 现译作施托姆。